

莫切武士壺寓亡國教訓

荃 葵



文化什錦

這個武士壺 (Moche Pot)，是秘魯北部莫切人 (Moche) 的出土陶器。莫切人很尊重武士，壺面繪上彩色武士貌，武士閉目，若有所思，也許是思其戰鬥路途之艱險，即使閉目，仍不掩其勇猛豪邁品質。他頭戴帽子，蹲坐着，兩手合抱身體。武士背後有環圈。這是以盛載液體的實用壺子，同時也是值得再三觀賞的藝術作品，讓人一邊飲壺中飲料一邊憶記武士。這件文物近日出現於香港文化博物館，是由大英博物館借出一百件文物展品的其中一件，製作年期環繞公元一百年至公元七百年之間。

莫切民族於二千年前居住在南美洲秘魯北部，他們所建立的，是南美洲第一個體制井然的國家。莫切人在沙漠上建起了金字塔，其宏偉程度可媲美埃及的金字塔。莫切人沒有文字，但留下大量文物，考古學家就從文物中了解他們。莫切人的陪葬物很吸引考古學家和盜墓者，像上述這樣的武士壺大量出土。莫切文明發源於莫切河谷，因此而得名，其崛起時代有兩個說法：公元二百年至公元七百年、公元五十年至公元八百年，製陶是莫切人的高超成就之一。一百多年前，美國《地理雜誌》介紹一位德國考古學家馬克·烏勒，他在這一帶進行發掘，首次發現莫切文明。烏勒發覺那塊於一千年前已經乾涸了的河谷地帶有一些墳墓。二十世紀中葉，兩位美國考古學家再在這一帶發現埋有五具屍體的墳墓，其中有些屍體似乎是被活埋的。兩位學者還發現很多陶器和浮雕。莫切人以陶磚砌成的金字塔是其中心建築，社會上越上層的住宅越接近金字塔，陶製的瓶、罐、盤、壺出土很多。除大量陶製品外，還有不少以黃金、玉石、琥珀製成的裝飾品出土。莫切人手藝精湛，鍍金和焊接技術很高。遺址至今大約有十萬

件文物出土。陶壺用以盛載液體，上面多繪有成人男士的面貌，也有很小一部分為少年面相，更有兔唇和獨眼的殘疾相貌。繪圖有半跪武士，刻畫細緻，武士手執武器和盾牌，似乎在準備作戰，神態堅定。陶壺體積有由六厘米至四十五厘米，更多的是十五厘米至二十厘米，主要色彩為紅色。

莫切金字塔內的大部分寶物都被盜走了，據說盜墓者大部分是西班牙探險者。今年五月十四日，秘魯政府公布了一百三十件西班牙殖民統治時期之前的秘魯文物，由阿根廷和美國政府歸還給秘魯。過去四年中，阿根廷和美國向秘魯歸還的流失文物分別超過了四千五百件和二千件。如今的一百三十件文物中就有莫切文物。二〇一六年二月初，阿根廷歸還給秘魯的一批文物共四千一百五十件，內有莫切的瓦罐、紡織品、葬服、人頭骨等。

莫切戰士有頗血腥的行徑，考古學家通過金鏈珠和腰飾，得知猶如蜘蛛在其蜘蛛網上捉獵物一樣，莫切戰士用繩索綁住敵人，之後割開其血管，讓敵人的血液流盡。這是「蜘蛛劍子手」，代表蜘蛛和戰士之間的精神聯繫。莫切人以農耕、捕魚、捕獵為生，灌溉技術先進，秘魯北部土壤含豐富礦物質等養分，卻長年乾旱，莫切人懂得利用從安第斯山脈流下來的河水灌溉土地，種馬鈴薯、玉米、南瓜、辣椒等農作物。

人們熟知的三大古印安文明：秘魯的印加文明、墨西哥的阿茲特克文明，以及中美洲的瑪雅文明，想不到尚有與這三大文明同樣輝煌的文明，但比三大更早更神秘的莫切文明。遺憾的是，莫切文明古國已經消失。莫切亡國帶給人們的啟示：國家強大，就不會傾倒；然而，國家強大，又會招人嫉妒、肆意攻擊。因此，國人必須居安思危。

◀一千多年前的秘魯莫切武士壺，巧奪天工
作者供圖



人與事

我五音不全，不會唱歌，對音樂更沒有研究，但我和太太都喜歡聽谷建芬譜寫的歌曲。近日，朋友發來谷建芬音樂會視頻，我們聽了數遍，有點着迷。

最初聽到谷建芬的名字，與她譜寫的歌曲《年輕的朋友來相會》密不可分。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在中國剛剛開始，這首歌唱遍大江南北。老實說，當時我們對改革開放前景並不是那麼看得清楚，但谷建芬對改革開放充滿激情。她譜寫歌中用優美的旋律唱道：「年輕的朋友來相會，盪起小船兒，暖風輕輕吹，花兒香，鳥兒鳴，春光惹人醉……」形勢一片大好。接着又唱道，「再過二十年，我們

聽谷建芬歌曲

延 靜

重相會，偉大的祖國該有多麼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多麼充滿信心。二十年過去，谷建芬於二〇〇〇年又譜寫了新歌《二十年後再相會》，歌中唱到「舉杯讚英雄，光榮屬於誰，屬於你，屬於我，屬於我們八十年代的新一輩。」充分表達了她對改革開放的信心。這首通俗歌曲，一直傳唱至今，經久不衰。

谷建芬生於日本，幼小時回國，原籍山東威海，後定居遼寧大連。她畢業於瀋陽音樂學院，分配到中央歌舞團擔任創作。幾十年來，她知道祖國走過道路的艱難，更對祖國的未來懷有深情。三十年前，谷建芬譜寫了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表達了她對祖國深沉的愛。當年會一度把鄧麗君的歌曲，還有《鄉戀》等歌曲批為「流氓歌曲」，谷建芬很不同意，她說要為「流氓」創作。這之後，她譜寫了《媽

媽的吻》、《春天》等歌曲，曲調柔美而抒情，很受歡迎。

谷建芬是作曲家，但她又不忘培養歌手，而且為他們寫歌。毛阿敏就是她培養的歌手之一。谷建芬和毛阿敏關係不一般，谷建芬欣賞毛阿敏的音域，把她當女兒看待，而毛阿敏也把谷建芬當成自己的媽媽。谷建芬為毛阿敏譜了一首歌曲《燭光裏的媽媽》，由毛阿敏演唱，一舉成名。那英、孫楠等歌手的成長，也與谷建芬的精心培養不開。

谷建芬譜曲以通俗歌曲為主，她為青年人寫歌，為孩子們寫歌，還為古典名著《三國演義》譜寫主題曲。現在，我們幾乎每天都聽着谷建芬作品音樂會吃早餐。年過八旬的她被評選為中國十大作曲家之一，而且是唯一的女性，當之無愧。

鄧芬與葉恭綽

劉 季



往事鉤沉

葉恭綽（一八八一—一九六八年），字裕甫，又字譽虎，號遜庵，晚年別署矩園，室名「直室」。祖籍浙江餘姚，生於廣東番禺書香門第，祖父葉衍蘭金石、書、畫均聞名於時。父葉佩含詩、書、文俱佳。早年畢業於京師大學堂仕學館；後留學日本，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民國後，歷任路政司司長、交通部長，並兼任交通銀行、交通大學。一九三五年「上海市博物館臨時董事會」成立，葉恭綽任董事長。建國後，任北京中國書院首任院長，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代館長；中國美術家協會第一屆理事會常務理事，中國佛教協會理事，並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

葉恭綽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非常傑出的人物，對於交通、鐵道的建設，建樹良多，是交通銀行及交通大學的創建者，享譽國際的鐵道工程先驅詹天佑，都是得到他的提挈支持，得以建立殊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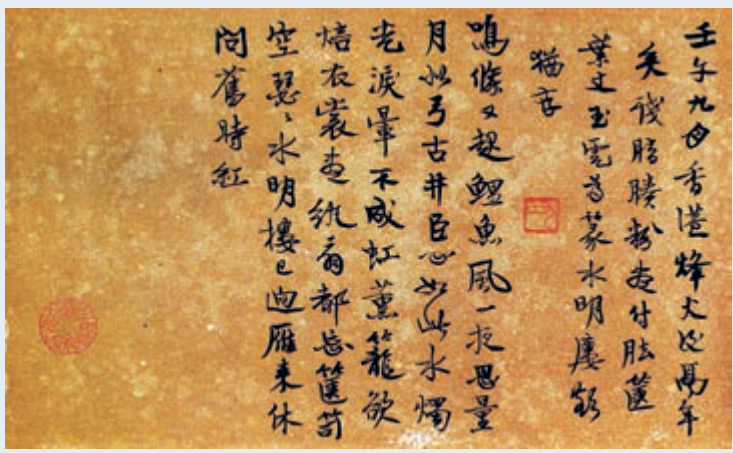
葉恭綽性喜收藏古籍和文物。他花了大量財力，收藏稀世珍寶，如西周毛公鼎、晉王羲之《曹娥碑》、晉王獻之《鴨頭丸帖》、清初張純修《棟亭夜話圖》等；收藏了大量鄉鎮志、清人詞集、清人傳記、名僧翰墨、文物圖錄，如清人詞集有五千餘種，《全清詞鈔》有三千餘家。

葉恭綽為保護文物不遺餘力。抗日戰爭爆發後，上海淪陷，他準備避難香港。臨行前，秘密將珍藏的七箱文物暫存在公共租界英商倉庫，其中一箱就是毛公鼎。此件國寶能免流國外，葉氏居功厥偉。

晚年他先後將所藏書畫、典籍、文物成器盡數捐獻給北京、上海、廣州、蘇州、成都等地圖書館、博物館，以垂永遠，令人敬佩。例如《鴨頭丸帖》歸上海博物館，《棟亭夜話圖》歸吉林省博物館。又為弘揚傳統文化，他刻印了很多典籍，尤重視師友風義，其知交好友陳師曾、梁鼎芬、曾剛甫及文道希等遺作之梓行，亦不遺餘力。

葉恭綽致力中國傳統藝術活動凡五十餘年，是中國現代書畫大師，著名文人和收藏家。他的著作極豐，主要有《遜庵詩稿》、《遜庵清秘錄》、《遜庵詞》、《遜庵談藝錄》、《遜庵匯稿》、《矩園餘墨》、《歷代藏經考略》、《梁代陵墓考》、《交通救國論》、《葉恭綽書畫選集》、《葉恭綽書集》等。另編有《全清詞鈔》、《五代十國文》、《廣東叢書》、《清代學者像傳合集》等。

鄧芬與葉恭綽相交於上世紀二十年代，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在廣州成立大元帥大本營，急正在日本避禍的葉恭綽回粵相助，委以財政部長之要職，不久兼署建設部長、兼任稅務督辦。當時鄧芬寓居廣州市新城，



◀鄧芬《水明樓憶事詩》一首述及葉恭綽為水明樓題額

▼葉恭綽為鄧芬書畫集題署
作者供圖

朝夕過從梁季寬於卷密齋，風雨無間，座中名士，皆政界要人，如陳少白、陳之鼎、梁慶桂、余肇湘諸老輩，時孫中山大元帥將北征，胡毅生管理糧食，總監軍需，趙士觀為兩廣轉運使，皆與梁季寬往還至密。鄧芬廁身其間，得以結交大元帥府中政要。

一九二九年葉恭綽於上海籌辦了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會，四月鄧芬應廣東省教育廳長黃晦問之邀請，代表廣東省出席此盛會。第一屆全國美展，乃上世紀初中國美術界的大事，當時如詩人徐志摩、曾農髯、吳湖帆、馮子愷、徐悲鴻、黃賓虹等全國藝術界的精英雲集此地，鄧芬是次上海之行，得到易孺世丈引介於滬上藝壇，其繪畫造詣及才華，得以展露人前，更奠定其在北方藝術界之地位及名聲，鄧芬與文化名人及政治家葉恭綽之密切交往，肇於此段期間。

鄧芬停留上海期間，曾經有過一段纏綿悱惻的戀情，根據他親錄之《水明樓憶事》詩冊，裏面貼有其當年納為側室楊娟的玉照，俏麗溫柔，多姿綽約，是三十年代的美人胚子。詩詞作品共二十五首，專錄「九月初三」楊枝賦別詞種種離愁別緒，由一九三八年起至一九五二年止，長達十五年。「水明樓」原址在上海東照里，這是他們最先共賦同居的地方，葉恭綽嘗蒙「水明樓」匾額為贈。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葉恭綽寓居香港。當年鄧芬亦攜家避兵香港，寄居周之貞山邊台宅，與葉恭綽時有文酒之會，亦嘗為葉氏撰寫之「百花塚歌」刪改度腔。

據鄧芬於其「香港避兵日記」有以下記述：戊寅二月廿八日（一九三八年三月廿九日 星期二 是日黃花崗紀念日假期 晴暖七十度左右）

三時睡起，到山邊台偕楊娟步往莊士頓道，直下軒輕詩道茗園食店，因此處乃馬來群島華僑廚子弄碟，皆南洋風味，食後乃步行直過中環，在伊利維律擬製新衣，後定下手提案二事，遂直往添男茶樓聽小明星唱秋墳一曲玉心祝製曲，頗悅耳得恬靜意耳，十時許與徐柳仙同過太昌樓，因貞甫未嘗聽柳仙奏技也，故囑其專度夢覺紅樓曲，惟刻意



度音必不如隨意無意發聲為佳也，十一時回宅返徐柳仙家，時遣子兒先回陳宅，在柳仙宅談至十二時即別，往中環威靈頓買餅歸山邊台，紀事時楊娟與談予之能歌者真無幾人存矣，一時許為剛改「百花塚歌」乃葉恭綽遜庵為柳仙所撰，擬付「和聲」機音者也，吟哦有頃即還館。

註：「百花塚歌」一曲乃葉恭綽撰寫，紀念明代末年，才色傾動廣州之名伎張二喬。當年張二喬死後，葬於梅花園。城中諸位名士，各為賦詩一首，植花一本以表敬意。環墓栽下紅梅、紫薇、木棉、含笑等名花近百種，朝霞暮靄，芳香四溢，因此稱為「百花塚」。每逢春秋佳日，羊城仕女多臨祭祭。其友好更把張喬遺詩、遺像以及悼詩合編為《蓮香集》五卷刊印，成為羊城詩壇佳話。

一九四〇年代，名居士伍佩琳，嘗請鄧芬繪張麗人二喬像。葉恭綽遜庵，當年與香港藝文界同仁雅集，紀念張二喬生日，會場懸掛此幅，以作供養。一九五五年葉恭綽曾寫下當年撰寫「百花塚歌」之感受：「當時城中半淪於日寇，廣州失陷，流人多寄異鄉。憤鬱無聊，為此自遣，故語多悲慨。今重錄於此。目昏手戰，不復成字矣。一九五五年秋，遜翁。」

鄧芬弟子陳丙光曾為其先師出版《曇珠居士書畫集》，由羅叔重作序，鄭春霖撰述生平，封面題署更是葉恭綽手書，足見這兩位藝壇名士的深厚交情。

鳳凰花開的畢業季

舍 予



如是我見

六月的廣州，鳳凰花開得正鮮艷，四月份我剛開始看到那兩棵樹，以為它就是一棵普普通通的樹，直到某一天它的頂突然紅了，在綠色的夏天裏顯得那麼耀眼，慢慢的它出了更多花，我才知道那是鳳凰花。

鳳凰花一到六月就會開得熱烈紅艷，一開始我以為它的花語一定很好，於是今天花了時間了解一下，卻發現它的花語是離別、思念與青春。猛然想起當年的那首《鳳凰花開的路口》，唱哭了不少人，也成為很多人大學最後的記憶。是的是呢，鳳凰花開的季節正是畢業分離的時候啊。

帶著某種略有感傷的回憶，我彎下腰去撿了落花——每次看到那麼好看紅艷的鳳凰花飄落，就會覺得被人踐踏是一種可惜。突然就想起了黛玉，很多年輕人說自己讀不下去《紅樓夢》，但於我而言卻是心頭好，至今讀了有六遍了吧。

記得第一次讀《紅樓夢》，特別

不理解黛玉葬花的舉動，花開花落是常情，一個人怎麼會對花那麼憐惜。最近也在看對《紅樓夢》解讀的一些書和文章，歷經歲月突然就覺得自己懂了一點，如今再看那句「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不僅僅是在寫林黛玉對生命的感慨，也是在說我們一去不復返的青春，如同黛玉所葬的花一樣會凋零。

直到看懂了才會明白，黛玉葬的不是花，而是她自己，是她提前為自己的人生辦了一場葬禮，「質本潔來還潔去」。

看《紅樓夢》，一開始我們總覺得非常美，大觀園美，裏面的每一個人物也美，但是為什麼美，其實我們說不出什麼，前幾年看其實都看不懂什麼，美在哪裏，悲在哪裏，只把它當成了一個好看的故事。如今卻懂了，人生就像黛玉葬花，其實是一種對生命無常，萬物無常的無奈罷了。

離別自是難過的，但又何嘗不是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聚呢？緣散緣復來，正如鳳凰花開兩季，六月花開舊生散，九月花開新生聚，一切都是青春時光裏的多彩記憶。

尋找那遙遠的酒香

白頭翁

出一身疙瘩肉。

施耐庵一定能喝，一定能喝大酒。和曹雪芹不同，曹雪芹喝酒是溫酒細細喝，一口一口抵，像《紅樓夢》中那種喝法，就是那個有名的惡棍流氓薛蟠，也是一杯一杯、一口一口喝，皆未失大雅。而施耐庵筆下的卻是醉打蔣門神，醉打宋公明。

武松打虎幾乎家喻戶曉。那武松徒手打死「吊睛白額大蟲」堪稱英雄，武二郎的酒量也好生了得。在那間「三碗不過崗」的酒館中，武松把滿滿篩上的一碗酒一飲而盡，叫道：「這酒好生有氣力！」我研究既然是滿滿一碗酒，即使是再淺再小的碗，也應該能盛至少半斤酒，少了就是半碗酒，再少了

就是一碗底酒。飲酒者皆懂得飲酒的規矩，斟酒要滿，飲酒自量。這酒行的規矩至今未變。武松一連喝了十八碗。十八碗酒保守一些說也得有六斤半左右，而且這種「土造酒」讓武松這種酒徒喝頭一碗便大叫「好生有氣力！」我估計它的酒精含量不會低於三十八度。喝完之後竟然「手提哨棒就走」。武松這漢子到底能喝多少酒？再看武松醉打蔣門神，神在「無三不過崗」，但見一個酒旗便要擺開酒內，連喝三碗酒。我估計，北宋那個時代白酒的發酵釀造技術已絕非曹操東漢末年和竹林七賢的西晉時期可比。

中國的酒文化遺體現在戲文化中，文化的交融無隔閡。

中國國粹京劇舞台上，你就是喝漏天喝塌地，桌上也就擺着一個酒壺兩隻酒杯。《貴妃醉酒》貴妃喝得飛神溢彩，讓人看得眼花繚亂，心猿意馬，如醉如痴，方知醉人出百醜是錯誤的。美人之醉，醉後方美。醉後百姿百態，一舉一動，皆是美，美在醉中，醉中之美才是美輪美奐。方知仙女下凡非幻影，貴妃醉酒也。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梅蘭芳上海演出《貴妃醉酒》戲唱得如何？當時一位上海文藝專欄記者寫道，梅先生的戲《貴妃醉酒》在上海首演如何不用進劇院去聽，只需散場時站在劇院門口看，你看那些戲迷從劇院出來，個個都如醉酒的貴妃，走路皆飄飄然矣！

有專家各用一個字總結京戲四大名旦的風格：梅蘭芳的「樣」，程硯秋「唱」，荀慧生的「棒」，尚小雲的「浪」。其實四大名旦喝酒亦不同，梅蘭芳的「抗」，程硯秋「飲」，荀慧生的「端」，尚小雲的「走」。其中程硯秋最「酒」，敢和程老闊對「飲」的不多，程老闊是空腹連飲，一飲三杯，且要換大杯。程老闊是「酒有多高，腔有多高」。酒戲相連。

梅貽琦先生被譽為清華「終身校長」，抗戰期間是西南聯大校長兼清華大學校長。梅先生喝酒是大家風範，是酒文化中的君子文化。梅先生飲酒如雅士吟詩，儒家讀書，不緊不慢，不慌不亂；儒而有道，禮中有節。凡給梅先生敬酒，梅先生無一不應，且笑而相迎，彬彬有禮。

梅先生的修養，決定他的酒風。梅先生的文化，決定他的酒品格調。君子既不失敬，也不失禮。（三）



閒話煙雨

峰迴路轉，北宋的酒文化別開一章。

宋朝文人喝酒不一樣，要麼憂國憂民，憂君憂臣，憂天憂地，喝得熱血沸騰，慷慨激昂；要麼醉臥花叢，花酒也醉人，擁紅偎翠，淺斟低唱，青樓妓館，醉他個一塌糊塗。

北宋的酒文化徹底鬆綁，徹底世俗化、平民化、大衆化。

北宋年間，下級官吏、賭徒、商販、漁夫、獵戶、捕快、青皮、無賴、員外、地主、閒人、軍漢、獄卒、聽差、衙役等喝酒都是論碗，喝酒的方式都是仰脖直灌，喝好的標準是醉得地動天搖，爹娘不認，或者乾乾醉臥當街。

北宋民間間喝酒皆武喝，赤裸裸地灌，直喝得渾身上下熱燥上來，扯去布衫，露